

資治通鑑

三十三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

翰墨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一 漢紀四十三 起沛蒙赤奮若盡昭陽作噩凡九年

漢紀四十三 起沛蒙赤奮若盡昭陽作噩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甲辰車駕南巡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帝至宛不豫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輿年三十二 皇后與閻顯兄弟江京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驅馳行四日庚午還宮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 乃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頌 司太后公父事

通鑑五十二

楊

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六策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 嗣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臨梓宮悲號不食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甲戌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 乙酉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徒劉熹為太尉參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郃為司徒 閻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將謝暉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暉廣皆下獄死家屬徙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以閻景為衛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威福自由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赦天下 秋七月西域長史班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



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獲首虜八千餘人生
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師冬
十月丙午越嵩山崩北鄉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
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
侯不起相與共斷江京閭顯事無不成者渠然之又中黃門南
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及長樂太官丞京兆王國等並附同於
程江京謂閭顯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
王子簡所置乎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
而更徵諸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
與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
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於西鍾下皆載單衣為
誓丁巳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共會崇德殿上因入

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閔陳達等俱坐省門下程與王康共
就斬京安達以李閔權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
閔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閔曰諾於是扶閔起俱於西鍾
下迎濟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二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立
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使虎賁
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閭顯時在禁中憂迫不知所為小黃門
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閭崇將兵
屯平朔門以禦程等顯誘詩入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
璽綬在此苟盡力効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叩曰能得濟陰
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閔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諾辭以卒被召
所將眾少顯使與登迎吏士于左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
守顯弟衛尉景遽從省中還外府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

尚書使收景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鎮引劍擊景憤車左右以戟叉其脅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遣侍御史持節收閹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晏並下獄誅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於離宮己未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閻顯江京近親當伏辜誅其餘務崇寬宥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揚佗陳予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十九侯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豫謀故不封擢孫程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雨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

臣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匠來歷為衛尉殺諷劉瑄閻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佺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賜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傳高梵長秋長趙熹丞良賀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初閹顯辟崔駟之子瑋為吏瑋以北鄉侯立不以正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不能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正統扶立疎孽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於斯復見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白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於無窮若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罪并辜

元惡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禪猶豫未敢從會顯敗瑋坐被斥門生蘇祇欲上書言狀瑋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瑋謂曰弟聽祇上書禪請為之證瑋曰此譬猶兒妾屏語耳願使君勿復出口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 己卯以諸王禮葬北鄉侯 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敷為司空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詔除震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亭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郡以狀上帝感震忠直詔復以中牢具祠之 議郎陳禪以為閻太后與帝無母子恩宜徙別館絕朝見羣臣議者咸以為宜司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謹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秦始皇怨母失行久而隔絕後感穎考叔茅焦之言復脩子道書傳美之今諸閻新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令於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郃即上疏陳之

漢孝順皇帝上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於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寅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閻氏崩 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郃罷 二月甲申葬安思皇后 丙戌以太常相馮為太傅大鴻臚京兆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伉為司徒 封尚書郭鎮為定潁侯 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羌眾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六月己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為濟南王 秋七月庚午以衛尉

來歷爲車騎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司隸校尉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閏等百官側目號爲苛刻三公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爲吏民患詡上書自訟曰灋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盡節爲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三府恐爲臣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帝省其章乃不罪詡中常侍張防賣弄權勢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詡曰寧伏歐刀以示

遠近喑鳴自殺是非孰辨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張賢相率乞見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小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時防立在帝後程叱防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東箱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請帝問諸尚書尚書賈詡素與防善證詡之罪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於是詡子顛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許言枉狀梵入言之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黜即日赦出詡程復上書陳詡有大功語甚切激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詡上疏薦議郎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

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郎左雄有王臣
蹇蹇之節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浮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悖逆
王國等皆與程黨又留京都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
遠縣因遣十九侯就國救洛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
伥曰朝廷在西鍾下時非孫程等豈立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
如道路夭折帝有殺功臣之譏及今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詔
指方怒吾獨表此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爲台輔不
於今時竭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
譏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伥乃表
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到國怨恨恚對封還印綬符策亡
歸京師往來山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冬十月丁亥司空陶敦免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
侵南匈奴單于憂恐上書乞脩復障塞庚寅詔黎陽營兵出屯
中山北界令緣邊郡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 以廷尉
張皓爲司空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
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於是車師六國悉
平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
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
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
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春正月中郎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鞬破之
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互菟烏相校尉耿畢發緣邊諸郡兵及

烏相出塞擊之斬獲甚衆鮮卑三萬人詣遼東降 三月旱

初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北帝初不知至是左右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六月乙酉追謚爲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

北 西域城郭諸國皆服於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班勇奏請

攻之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勇因發

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爲兩道擊之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

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微功自贖遂先期至爵離關遣司馬將

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誅逆遣使乞降張朗徑入焉

耆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以後期徵下獄免 秋七月甲戌朔

日有食之 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悵免庚子以太常劉光爲

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爲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於

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撓三家旣敗士大夫多染

汚者獨無謗言及於敬當世以此貴之 初南陽樊英少有學

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

方正有道皆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立

纁備禮徵英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

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猶不能屈帝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

羊酒其後帝乃爲英設壇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

師傅之禮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

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

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衆皆以爲必不降志南郡王逸素與英

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

無竒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河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

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

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
進退無所據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
隱隱非君子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而害
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主者舉逸民揚仄陋固爲其有益於國
家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足以庇
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則王者當盡禮以致之屈體以下之虛
心以訪之克己以從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
蓋取其道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
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曰豈吾德之薄而
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
至而憂其言之不用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
已治矣羣小遠矣誠心至矣彼將叩閤以自售又安有勤求而

道鑑五二一

八

本

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木而已火不明雖
振其木無益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
火也或者人主恥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之以嚴刑使彼
誠君子邪則位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
貪位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於家庭行誼隆於鄉
曲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遊卒歲雖不足以尊主庇
民是亦清脩之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
待韓福光武之遇周黨以勵廉恥美風俗斯亦可矣固不當如
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於飾僞以邀譽釣奇
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
與實反心與迹違斯乃華士少正卯之流其得免於聖王之誅
幸矣尚何聘召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

之子也厚既至豫陳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拜議郎瓊
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
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
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
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
者易缺皦皦者易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
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
毀謗布流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俗論
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眾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
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上疏言事上頗采用
之李固郃之子也少好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從師不
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

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夏六月旱 秋七月丁酉茂陵

園寢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相焉免

車騎將軍來歷罷 南單于拔死弟休立為去特若尸逐就

單于 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丙子帝加元服 夏五月壬辰詔

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御而桂陽太守
文龔不惟竭忠宣暢本朝而遠獻大珠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五州雨水 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尚書僕

射虞誦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野千里土宜畜牧水
可溉漕頃遭元元之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

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雖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
爲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
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地
上郡歸舊土 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爲太尉錄尚書事太常王
龔爲司空 冬十一月庚辰司徒許敬免 鮮卑寇朔方 十
二月乙卯以宗正弘農劉崎爲司徒 是歲于寘王放前殺拘
彌王興自立其子爲拘彌王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
求討之帝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 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定遠侯班超之
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主驕淫無道始積憤怒伏刃殺主冬十
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很不奉灑帝以

通鑑五十一

十

卷一百一

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爲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
箕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爲禮問王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
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
服景然後拜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見受詔
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之義因奏治其
罪詔書譴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奏案其罪殺戮尤惡者
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遂爲改節悔過自脩 帝以伊吾膏
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鈔暴三月辛亥復令開設屯
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 初安帝薄於藝文博士不
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積敝鞠爲園蔬或牧兒蕘斲薪刈
其下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更脩繕誘進後學帝從之秋九月
繕起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 護烏桓校

尉耿曄遣兵擊鮮卑破之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田置兩
河間以逼羣羌皓坐事徵以張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
羌以屯田近之恐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備續上移屯田
還湟中羌意乃安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
建議欲採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
史敞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
使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
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
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帝從
之恭懷皇后弟子乘氏侯商之女選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
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德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
所由興也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妾得免於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京師旱 三月
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 庚寅赦天下
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冬耿曄遣烏
桓戎未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
屯遼東無慮城以拒之 尚書令左雄上疏曰昔宣帝以為吏
數變易則下不安業又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
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
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今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
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治已安民為
劣弱奉灑循理為不治疑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
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
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

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
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
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
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
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
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
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濫
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効奏亡不就
濫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
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
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
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

之禁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而宦官不便終不能行
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禮稱彊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
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灋文吏課牋奏副之端門
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灋若有
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駁之曰
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
奏甘竒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前世以來貢舉之
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
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
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
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采厥衷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
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

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父之廣陵所舉孝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對曰詔書曰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屈左雄詰之曰昔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以為可事之時在於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為民衷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 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濟陰太守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華多得其人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庶災 上聞北海郎顛精於陰陽之學

通鑑五十一

十三

卷五

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劄顛問以災異顛上章曰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亡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疏小網數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死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罷繕脩之役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災惑出入軒轅宜簡出宮女恣其嫁嫁五去年閏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恐立

秋以後將有羌寇畔戾之患宜豫宣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虹貫日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暮宜大蠲灋令有所變更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灋譬猶江河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顛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 三月使匈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帝封娥為山陽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尚書令左雄上封事曰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永建二年封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青州饑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帝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遣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

躬蹈儉約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
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
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念危於累卵常懼
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
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
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於是
冀父商讓還冀封書十餘上帝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
五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各直三殿各仍各舉敦樸士一人左雄
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
專政在陰其災九大臣前後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財
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寒災異今冀已高讓山陽君亦宜
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懼辭讓而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
撲雄上言九卿位亞二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
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捶
撲者 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以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
丁丑洛陽宣德亭地拆長八十五丈帝引公卿所舉敦樸之
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
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
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
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
於前臣伏在草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
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察
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

嘗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垂舊典聞阿母體性謙
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
家所以少安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顛撓權柄天道
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
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
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
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
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
日月之側聲執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
州郡而諂僞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
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

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
等無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灑度所宜
堅守故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
變祖灑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
斗也斗為天喉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也氣運平四時
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共天下者外則公卿
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
危則通其禍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灑則夫表曲者景
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由此言之本朝號
令豈可蹉跌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
之有隄防隄防安全雖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蹇遭

凶年不足爲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
賢智馳騫不能復還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譬之一人之身本
朝者心腹也州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
在腹心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
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心腹有
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官官去其權重
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
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扶風功曹馬融對
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
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
之聲而未見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
其財用爲之制度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制之禮約

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以累其心產業
以重其志舍此而爲非者有必不多矣太史公南陽張衡對曰
自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行有餘力始學文灋辛卯
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爲限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
曾子長於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
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矣且郡
國守相剖符寧境爲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人吏民罷於送
迎之役新故交際公私放濫或臨政爲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
之是爲奪民父母使嗟號也易不遠復論不憚改朋友交接且
不宿過況於帝王承天理物以天下爲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
見於上震裂著於下天誠詳矣可爲寒心明者消禍於未萌今
旣見矣脩政恐懼則禍轉爲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爲第一即

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罪事從中下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於梁商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父乃得釋出為洛令固棄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議郎衡善屬文通貫六藝雖才高於世而無驕尚之情善機巧尤致思於天文陰陽歷筭作渾天儀著靈憲性恬憺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積年不徙 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廣漢上計掾段熲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夫以謫佞傷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酹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紆難夫

國以賢治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參罪秋七月己未參音以災異免 八月己巳以大鴻臚施延為太尉 鮮卑寇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之其至鞬死鮮卑由是抄盜差稀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光奉

光奉

漢紀四十四

起閼逢閏茂盡萌
蒙作噩凡十二年

孝順皇帝下

陽嘉三年夏四月車師後部司馬率後王加特奴等掩擊北匈奴於閭吾陸谷大破之獲單于母 五月戊戌詔以春夏連旱赦天下上親自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舉對曰臣聞陰陽閉隔則二氣否塞陛下廢文帝光武之儻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陛下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章

道鑑五十二

馬祜

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除太官重膳之費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帝復召舉面問得失舉對以宜慎官人去貪汙遠佞邪帝曰官貪汙佞邪者為誰乎對曰臣從下州超備機密不足以別羣臣然公卿大臣數有直言者忠貞也阿諛苟容者佞邪也太史令張衡亦上疏言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民擾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恩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率舊易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衡又以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上疏言春秋元命包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又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闕定九流亦無讖錄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

數有徵効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秋七月鍾羌良封等復寇隴西漢陽詔拜前校尉馬賢為謁者鎮撫諸種冬十月護羌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破之 十一月壬寅司徒劉崎司空孔扶免用周舉之言也乙巳以大司農黃尚為司徒光祿勳河東王卓為司空 耿貴人數為耿氏請帝乃紹封耿寶子箕為辛平侯

四年春北匈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帝令敦煌太守發兵救之不利 二月丙子初聽中官得以養子襲爵初帝之復位宦官之力也由是有寵參與政事御史張綱上書曰竊尋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

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無功小人皆有官爵非愛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書奏不省綱皓之子也 早 謁者馬賢擊鍾羌大破之 夏四月甲子太尉施延免 戊寅以執金吾梁商為大將軍故太尉龐參為太尉商稱疾不起且一年帝使太常相焉奉策就第即拜商乃詣闕受命商少通經傳謙恭好士辟漢陽巨覽上黨陳龜為掾屬李固為從事中郎楊倫為長史李固以商柔和自守不能有所整裁乃奏記於商曰數年以來災怪屢見孔子曰智者見變思形愚者覩怪諱名天道無親可為祇畏誠令王綱一整道行忠立明公踵伯成之高全不朽之譽豈與此外戚凡輩耽榮好位者同日而論哉商不能用 秋閏八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烏桓寇雲中度遼將軍耿舉追擊不利十一月烏桓圍畢於蘭池城發兵數千人救之烏桓乃

退 十二月甲寅京師地震

永和元年春正月己巳改元赦天下 冬十月丁亥承福殿火

十一月丙子太尉龐參罷 十二月象林蠻夷反 乙巳以

前司空王龔爲太尉龔疾宦官專權上書極言其狀諸黃門使客誣奏龔罪上命龔亟自實李固奏記於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橫爲讒佞所構衆人聞知莫不歎慄夫三公尊重無詣理訐寃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平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節矣語曰善人在患飢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是歲以執金吾梁冀爲河南尹冀性嗜酒逸遊自恣居職多縱暴非灑父商所親客雒陽令呂放以告商商以譴冀冀遣人於道刺殺放而恐商知之乃推疑放之怨仇請以放弟禹爲雒陽令

通鑑五二

三

吳主

使捕之盡滅其宗親賓客百餘人 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從澧中漢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

二年春武陵蠻二萬人圍沅城八千人寇夷道 二月廣漢屬

國都尉擊破白馬羌 帝遣武陵太守李進擊叛蠻破平之進

乃簡選良吏撫循蠻夷郡境遂安 三月乙卯司空王卓薨丁

丑以光祿勳郭虔爲司空 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五月癸

丑山陽君宋娥坐構姦誣罔收印綬歸里舍黃龍楊佗孟叔李

建張賢史汎王道李元李剛等九侯坐與宋娥更相賂遺求高

官增邑並遣就國減租四分之一 象林蠻區憐等攻縣寺殺

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
秋七月二郡兵反攻其府府雖擊破反者而蠻執轉盛 冬十月
甲申上行幸長安扶風田弼薦同郡灋真博通內外學隱居不
仕宜就加衮職帝虚心欲致之前後四徵終不屈友人郭正稱
之曰灋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真雄之子也 丁卯京師地震太尉王
龔以中常侍張昉等專弄國權欲奏誅之宗親有以楊震行事
諫之者龔乃止 十二月乙亥上還自長安

三年春二月乙亥京師及金城隴西地震二郡山崩 夏閏四
月己酉京師地震 五月吳郡丞全珍反攻郡府太守王衡破
斬之 侍御史賈昌與州郡并力討區憐等不克爲所攻圍歲
餘兵穀不繼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

通鑑五十二

四

吳主

將發荆揚充豫四萬人赴之李固駁曰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
今二州盜賊磐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
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充豫之人卒被徵發遠
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也南州水土
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
卒疲勞比至嶺南不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
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
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也設軍所
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
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
苦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
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

更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趾今日南兵單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轉輸金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閒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爲泰山守宜即拜良等便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即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爲交趾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秋八月己未司徒黃尚免九月己酉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爲司徒 丙戌令大將軍三公舉剛毅武猛謀

謨任將帥者各二人特進卿校尉各一人初尚書令左雄薦冀州刺史周舉爲尚書旣而雄爲司隸校尉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任將帥直嘗坐臧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詔書使我選武猛不使我選清高舉曰詔書使君選武猛不使君選貪污也雄曰進君適所以自伐也舉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爲司馬厥以軍灋戮宣子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吾選厥也任其事今君不以舉之不才誤升諸朝不敢阿君以爲若着不寤君之意與宣子殊也雄悅謝曰吾嘗事馮直之父又與直善今宣光以此奏吾是吾之過也天下益以此賢之是時宦官競賣恩勢唯大長秋良賀清儉退厚及詔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茅長於宮掖旣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加士類昔衛鞅因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是以不

敢帝由是賞之。冬十月，燒當羌那離等三千餘騎寇金城，校尉馬賢擊破之。十二月戊戌朔，日有食之。大將軍商以小黃門南陽曹節等用事於中，遣子冀不疑與爲交友，而官官忌其寵，反欲陷之。中常侍張逵、遽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徵諸王子圖議，廢立請收商等案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妒之耳。逵等知言不用，懼迫遂出，矯詔收縛騰、賁於省中。帝聞震怒，救官者李歙、急呼騰、賁釋之，收逵等下獄。

四年春正月庚辰，逵等伏誅。事連弘農太守張鳳、安平相楊皓，皆坐死。辭所連，涂延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音，以止逮捕之煩。

帝納之，罪止坐者。二月，帝以商少子虎賁中郎將不疑爲步兵校尉。商上書辭曰：不疑童孺，猥處成人之位，昔晏平仲辭郕殿以守其富，公儀休不受魚飧以定其位，臣雖不才，亦願固福祿於聖世，上乃以不疑爲侍中，奉車都尉。三月乙亥，京師地震。

燒當羌那離等復反。夏四月癸卯，護羌校尉馬賢討斬之，獲首虜千二百餘級。戊午，赦天下。五月戊辰，封故濟北惠王壽子安爲濟北王。秋八月，太原旱。

五年春二月戊申，京師地震。南匈奴句龍王吾斯、車紐等反，寇西河，招誘右賢王合兵圍美稷，殺朔方代郡長吏。夏五月，度遼將軍馬續與中郎將梁並等發邊兵及羌胡合二萬餘人，掩擊破之。吾斯等復更屯聚，攻沒城邑。天子遣使責讓單于，單于本不預謀，乃脫帽避帳，詣並謝罪，並以病徵五原太守陳龜代。

為中郎將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單于及其弟左賢王皆令自殺龜又欲徙單于近親於內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龜坐下獄免大將軍商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極窮鳥困獸皆知救死況種類繁熾不可單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中國之利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每得續書與臣策合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如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乃詔續招降畔虜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疆營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先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於是右賢王部抑鞬等萬三千口皆詣續降 己丑晦日有食之 初那離等既平

朝廷以來機為并州刺史劉秉為涼州刺史機等天性虐刻多所擾發川凍傳難種羌遂反攻金城與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殺害長吏機秉並坐徵於是拜馬賢為征西將軍以騎都尉耿叔為副將左右羽林五校七及諸州郡六十萬人屯漢陽 九月令扶風漢陽築隴道塢三百所置屯兵 辛未太尉王龔以老病罷 且凍羌寇武都燒隴關 壬午以太常相焉為太尉匈奴句龍王吾斯等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胡等數萬人攻破京兆虎牙營殺上郡都尉及軍司馬遂寇掠并涼幽冀四州乃徙西河治離石上郡治夏陽朔方治五原十二月遣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將幽州烏桓諸郡營兵擊車紐等戰於馬邑斬首三千級獲生口甚衆車紐乞降而吾斯猶率其部曲與烏桓寇鈔 初上命馬賢討西羌大將軍商以為賢老不如太

中大夫宋漢帝不從漢由之子也賢到軍稽留不進武都太守馬融上疏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又聞吳起為將暑不張蓋寒不披裘今賢野次垂幕珍肴雜選兒子侍妾事與古反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將不堪命必有高克潰叛之變也安定人皇甫規亦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朝廷皆不從

六年春正月丙子征西將軍馬賢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沒東西羌遂大合閏月鞏唐羌寇隴西遂及三輔燒園陵殺掠吏民 二月丁巳有星孛于營室 三月上巳

大將軍商大會賓客譙于雒水酒闌繼以觥露之歌從事中郎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 武都太守趙冲追擊鞏唐羌斬首四百餘級降二千餘人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安定上計掾皇甫規上疏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知其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縣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民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

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叛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趙沖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能用 庚子司空郭虔免丙午以太僕趙戒爲司空 夏使匈奴中郎將張耽度遼將軍馬續率鮮卑到穀城擊烏桓於通天山大破之 鞏唐羌寇北地北地太守賈福與趙沖擊之不利 秋八月乘氏忠侯梁商病篤敕子冀等曰吾生無以輔益朝廷死何可耗費帑藏衣衾飯含玉匣珠貝之屬何益朽骨百僚勞擾紛華道路祗增塵垢耳宜皆辭之丙辰薨帝親臨喪諸子欲從其誨朝廷不聽賜以東園祕器銀鏤黃腸玉匣及葬賜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壬戌以河南尹乘氏侯梁冀爲大將軍冀弟侍中不疑爲河南尹 臣光曰成帝不能選任賢俊委政舅家可謂闇矣猶知王立之不材弃而不用順帝援大柄授之后族梁冀頑嚚凶暴著於平昔而使之繼父之位終於悖逆蕩覆漢室校於成帝闇又甚焉 初梁商病篤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臣從事中郎周舉清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九月諸羌寇武威 辛亥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癸丑以羌寇充斥涼部震恐復徙安定居扶風北地居馮翊十一月庚子以執金吾張喬行車騎將軍事將兵萬五千人屯三輔 荆州盜賊起彌年不定以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爲荆州刺史固到遣吏勞問境內赦寇盜前釁與之更始於是賊帥夏密等率其魁黨六百餘人自縛

歸首固皆原之遣還使自相招集開示威濶半歲間餘類悉降
州內清平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臧穢賜等重賂大將軍梁冀冀
爲之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泰山太守時泰山
盜賊屯聚歷年郡兵常千人追討不能制固到悉罷遣歸農但
選留任戰者百餘人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弭散

漢安元年春正月癸巳赦天下改元 秋八月南匈奴句龍吾
斯與萁鞬臺者等復反寇掠并部 丁卯遣侍中河內杜喬周
舉守光祿大夫周栩馮羨魏郡樂巴張綱鄭遵劉班分行州郡
表賢良顯忠勤其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
便輒收舉喬等受命之部張綱獨埋其車輪於雒陽都亭曰豺
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劾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以外戚蒙恩
居阿衡之任而專肆貪叨縱恣無極多樹詭諛以害忠良誠天

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
所切齒者也書御京師震竦時皇后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
雖知綱言直不能用也杜喬至兗州奏泰山太守李固政爲
天下第一上徵固爲將作大匠八使所劾奏多梁冀及官者親
黨互爲請救事皆寢遏侍御史河南种高疾之復行案舉廷尉
吳雄將作大匠李固亦上言八使所糾宜急誅罰帝乃更下八
使奏章令考正其罪梁冀恨張綱思有以中傷之時廣陵賊張
嬰寇亂揚徐間積十餘年二千石不能制冀乃以綱爲廣陵太
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
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
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

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來思，以爵祿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兗豫大兵雲合，身首橫分，血嗣俱絕。二者利害，公其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知其不可久，且以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過之，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爲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拜其子續爲郎中，賜錢百萬。是時二千石長吏有能政者有雒陽令渤海任峻、冀州刺史京兆蘇章、膠東相陳留吳祐、雒陽令自王渙之後，皆不稱職。峻能選用文武吏，各盡其用，發姦不旋踵。民間不畏吏，其威禁猛於渙，而文理政教不如也。章爲冀州刺史，有故人爲清河太守，章行部欲案其姦，臧乃請太守爲設酒肴，陳平生之好甚歡。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天。」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灑也。」遂舉正其罪，州境肅然。後以摧折權豪，忤旨坐免。時天下日敝，民多愁苦，論者日夜稱章。朝廷遂不能復用也。祐爲膠東相，政崇仁簡，民不忍欺。晉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得而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促歸伏罪。性慙懼，詣閣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冬十月辛未，太尉相焉司徒劉壽免。罕羌邑落五千餘戶詣趙冲降，唯燒

何種據參繇未下甲戌罷張喬軍屯十一月壬午以司隸校尉下邳趙峻為太尉大司農胡廣為司徒

二年夏四月庚戌護羌校尉趙冲與漢陽太守張貢擊燒當羌於參繇破之六月丙寅立南匈奴守義王兜樓諸為呼蘭若尸逐就單于時兜樓諸在京師上親臨軒授璽綬引上殿賜車馬器服金帛甚厚詔太常大鴻臚與諸國侍子於廣陽城門外祖會饗賜作樂角抵百戲冬閏十月趙冲擊燒當羌於阿陽破之十一月使匈奴中郎將扶風馬寔遣人刺殺句龍吾斯涼州自九月以來地百八十震山谷折裂壞敗城寺民壓死者甚眾尚書令黃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帝從之

建康元年春護羌從事馬玄為諸羌所誘將羌眾亡出塞領護羌校尉衛瑒追擊玄等斬首八百餘級趙冲復追叛羌到建威鷓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冲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而歿冲雖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詔封冲子為義陽亭侯夏四月使匈奴中郎將馬寔擊南匈奴左部破之於是胡羌烏桓悉詣寔降辛巳立皇子炳為太子改元赦天下太子居承光宮帝使侍御史种暘監其家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而未決暘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還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暘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楊徐盜賊羣起盤互連歲秋八月九江范容周生等寇掠

城邑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緝督州兵討之
庚午帝崩于玉堂前殿太子即皇帝位年二歲尊皇后曰皇太
后太后臨朝 丁丑以太尉趙峻爲太傅大司農李固爲太尉
參錄尚書事 九月丙午葬孝順皇帝于憲陵廟曰敬宗 是
日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 庚戌詔舉賢良方正之士策問之
皇甫規對曰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僞威分近習受賂賣爵賓客交錯天下擾擾從亂如歸官
民並竭上下窮虛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用忠
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災異不息寇賊
縱橫殆以姦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宜亟黜遣披
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
亦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
之飾夫君者舟也民者水也羣臣乘舟也將軍兄弟操楫者
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
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
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宜貶斥以懲不軌令冀等深思
得賢之福失人之累梁冀忿之以規爲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
州郡承冀旨幾陷死者再三遂沈廢於家積十餘年 揚州刺
史尹耀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敗歿 冬十月日南
蠻夷復反攻燒縣邑交阯刺史九江夏方招誘降之 十一月
九江盜賊徐鳳馬勉等攻燒城邑鳳稱無上將軍勉稱皇帝築
營於當塗山中建年號置百官 十二月九江賊黃虎等攻合
肥 是歲羣盜發憲陵

漢孝冲皇帝

永嘉元年春正月戊戌帝崩于玉堂前殿梁太后以揚徐盜賊方盛欲須所徵諸王侯到乃發喪太尉李固曰帝雖幼少猶天下之父今日崩亡人神感動豈有人子反共掩匿乎昔秦皇沙丘之謀及近日北鄉之事皆祕不發喪此天下大忌不可之甚者也太后從之即暮發喪徵清河王蒜及渤海孝王鴻之子縉皆至京師蒜父曰清河恭王延平延平及鴻皆樂安夷王寵之子千乘貞王伉之孫也清河王爲人嚴重動止有灋度公卿皆歸心焉李固謂大將軍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高明有德任親政事者願將軍審詳大計察周霍之立文宣戒鄧閻之利幼弱冀不從與太后定策禁中丙辰冀持節以王青蓋車迎縉入南宮丁巳封爲建平侯其日即皇帝位年八歲蒜罷歸國 將卜山陵李固曰今處處寇賊軍興費廣新創憲陵賦發非一帝尚幼

小可起陵於憲陵塋內依康陵制度太后從之己未葬孝冲皇帝于懷陵 太后委政宰輔李固所言太后多從之黃門宦官爲惡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治平而梁冀深忌疾之初順帝時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奏免百餘人此等旣怨又希望冀旨遂共作飛章誣奏固曰太尉李固因公假私依正行邪離間近戚自隆支黨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槃旋偃仰從容治步曾無慘怛傷悴之心山陵未成違矯舊政善則稱己過則歸君斥逐近臣不得侍送作威作福莫固之甚矣夫子罪莫大於累父臣惡莫深於毀君固之過累事合誅辟書奏冀以白太后使下其書太后不聽 廣陵賊張嬰復聚衆數千人反據廣陵 二月乙酉赦天下 西羌叛亂積年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窠私自潤入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

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左馮翊梁
並以恩信招誘叛羌離滿狐奴等五萬餘戶皆詣並降隴右復
平 太后以徐揚盜賊益熾博求將帥三公舉涿令北海滕撫
有文武才詔拜撫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緝合州郡兵
數萬人共討之又廣開賞募錢邑各有差又議遣太尉李固未
及行三月撫等進擊衆賊大破之斬馬勉范容周生等千五百
級徐鳳以餘衆燒東城縣夏五月下邳人謝安應募率其宗親
設伏擊鳳斬之封安為平鄉侯拜滕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

丙辰詔曰孝殤皇帝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安皇帝承襲統
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今其正
之 六月鮮卑寇代郡 秋廬江盜賊攻尋陽又攻盱台滕撫

遣司馬王章擊破之 九月庚戌太傅趙峻薨滕撫進擊張嬰

通鑑五十一

主

吳俊

冬十一月丙午破嬰斬獲千餘人丁未中郎將趙序坐畏懦詐
增首級棄市 歷陽賊華孟自稱黑帝攻殺九江太守楊岑滕
撫進擊破之斬孟等三千八百級虜獲七百餘人於是東南悉
平振旅而還以撫為左馮翊 永昌太守劉君世鑄黃金為文
蛇以獻大將軍冀益州刺史种曷糾發逮捕馳傳上言冀由是
恨曷會巴郡人服直聚黨數百人自稱天王曷與太守應承討
捕不克吏民多被傷害冀因此陷之傳逮曷承李固上疏曰臣
伏聞討捕所傷本非曷承之意實由縣吏懼瀆畏罪迫逐深苦
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曷承以首舉大姦而相隨受
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莫復盡心太后省奏乃
赦曷承罪免官而已金蛇輸司農冀從大司農杜喬借觀之喬
不肯與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由是銜之

資治通鑑卷第五十二



通鑑卷五十二

五十二



